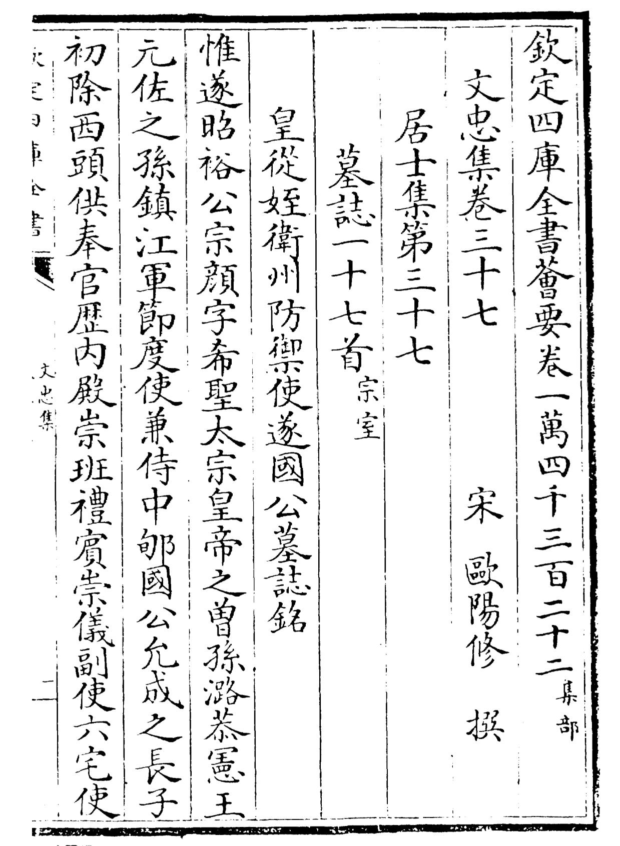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七

墓誌一十七首 宗室

皇從姪衛州防禦使遂國公墓誌銘

惟遂昭裕公宗顔字希聖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長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內殿崇班禮賓崇儀副使六宅使

改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領復州團練使左衛大將軍領鄆州防禦使拜衛州防禦使公好學通王氏易喜為詩藏書數萬卷性聰敏多能至於琴奕之藝佛老之説所學必通履行修謹未嘗有過失每燕見侍上讀易賦詩數賜器幣詔書褒美嘗召宴太清樓賦祼玉詩為諸皇子第一上尤嘉賞賜繒綵二百段有詩集十卷至和二年九月壬戌以疾薨享年四十有八初其疾也上遣中貴人押國醫治之既薨輟視

朝一日勅有司具駕將視其喪以雨不克遣中貴人厚加賻卹乃贈昭信軍節度使太常考行謚曰昭裕權厝於東法濟寺夫人太原郡君郭氏燕王從義之裔孫子男三人長曰仲連右千牛衛將軍次曰仲丹仲鴐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卒女四人長適左侍禁潘若旦今亡次適内殿承制閤門祗候郭士選次一作其二一有亦字亡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而通行益修中充實外譽優見於言帝所褒雖不克

施於事斯可以銘諸幽

皇從姪筠州團練使安陸侯墓誌銘

安陸侯宗訥字行敏太宗皇帝之曾孫潞恭憲王元佐之孫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郇國公允成之第二子初除西頭供奉官歷内殿崇班承制改右千牛衛將軍領茂州刺史天子祀明堂推恩遷領筠州團練使至和元年八月癸卯以疾卒享年四十有六天子哀卹贈安州觀察使追封安陸侯權厝於薦嚴佛寺嘉祐五年十月

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子男五人其二早卒次仲緘右千牛衛將軍二人尚幼未名女八人長適右侍禁蔚世庸再適右侍禁郭昭簡今亡次適右班殿直劉起次適陳敦今亡次適王整次適董昭遜次適張經今亡次適程翼皆右班殿直最幼入太和宮為道士惟侯學知為詩好義喜施性端謹能修容止進退有法未嘗少懈銘曰

思無邪容則莊蔚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

昭厥美示不忘

皇從姪右領軍衛大將軍博平侯墓誌銘

惟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吴懿王之曾孫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團練使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第三子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領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侯世融字仲源幼好學不驕富貴以清節自勵尊重師友執經問道無倦色嘗自銘其器物起居飲食

視之喜為詩工書亦通浮屠說平居一室蕭然終日無所營欲世咸知其賢初為殿直歷左右侍禁改太子右衛率府率遷右領軍衛將軍天子祀明堂推恩為本衛大將軍當寶元康定間趙元昊叛西邊用兵侯率宗室七人詣闕自言願效用上深嘉奬至和二年七月癸未得疾神色怡然與諸昆弟談論不輟是日卒享年四十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天子悲思不已為飛白字六曰世融好學忠孝以褒之夫人金城縣君王氏子男

七人五早亡在者二人曰令晏右千牛衛將軍令箴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女二人長適右班殿直王戩次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扵某所銘曰

富貴不動其心生死不渝其色惟性之安惟學之力孰云不壽永昭厥德

皇從姪康州刺史高密侯墓誌銘

惟高密侯宗師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孫潤恭靖王元份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七子明道元年為右侍禁遷左

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騎都尉封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居三歲遷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轉勲上騎都尉進爵子加食邑三百户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右領軍衛大將軍轉勲輕車都尉進爵伯加食邑三百户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轉勲上輕車都尉進爵侯加户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領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於家享年二十有九贈

宻州觀察使追封髙宻侯惟侯沈静寡言寛仁好學未甞有過失夫人濮陽郡君吴氏生男一人仲廩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塟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好仁而静敏學而明雖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於此其固其寧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廣平侯墓誌銘

廣平侯宗沔字上善太宗皇帝之曽孫潤恭靖王元份

之孫濮王允讓之第二十子初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遷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轉勲上騎都尉天子祀明堂推恩遷左監門衛将軍轉勲輕車都尉天子有事於南郊推恩轉上輕車一有都尉二字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明年二月甲辰以疾卒享年二十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權厝于承天佛寺惟侯為人明敏好學能為文辭娶高氏封仁壽縣君子男二人仲足仲霄皆

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卒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性之明學有方壽不隆永以藏

皇從姪右監門衛將軍墓誌銘

太祖皇帝之長子曰吴懿王德昭之曽孫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子曰右監門衛將軍贈右武衛大將軍世衡字夏卿母曰平原郡夫人米氏世衡生早孤而平原夫人教之以學性

沈敏自為童兒不好弄旣長好學問通周易孟子喜為詩暇則學射法而已在諸昆弟為最幼而尤以孝悌見稱初補殿直改太子右衛副率天子祀明堂推恩拜右監門衛將軍累遷至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柱國天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嘉祐四年六月丙寅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一娶王氏大原縣君子男二人令展令持皆率府副率早卒女一人尚幼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銘曰

學問以為文孝悌以為本其華已榮而實斯殞銘以藏之以昭其鰛

皇從孫右屯衛大將軍武當侯墓誌銘

惟武當侯世宣吴懿王德昭之曽孫彰國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謌之子母曰太寧郡君慕容氏惟侯生於富貴而不習為驕侈少好學喜購古書奇字遇人畢恭事親孝悌累官至左題目作右屯衛大將軍嘉祐三年五月己卯以疾卒享年

三十有六初娶天水縣君王氏再娶金城縣君張氏子男六人長曰令鐸左千牛衛將軍次曰令進令禱令愔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其二幼未名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河南永安縣以天水縣君祔焉銘曰

孝行之本謙德之躬壽胡不隆閟此幽宫

安陸侯夫人長樂郡君賈氏墓誌銘

夫人姓賈氏曽祖廷瓌累贈左神武大將軍祖官至四方館使昭州團練使父德滋前左班殿直夫人以選歸

於安陸侯宗訥至和元年五月乙夘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六權厝於薦嚴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祔安陸侯以葬銘曰

配德惟諧卜藏斯吉其固其安於此幽室

雍國太夫人馮氏墓誌銘

雍國太夫人馮氏者皇兄右千牛衛大將軍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臨汝侯惟和之夫人襄州觀察使襄陽侯從誨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公從審之母曾祖

暉靜難軍節度使衛王祖繼業定國軍節度使贈中書令父訥西上閤門使馮氏自衛王仍世守西邉有功載國史夫人生將家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以世族選為臨汝侯諱本有公字之配居十有二年而臨汝侯卒夫人居喪哀毁真宗嘉其行特封譚國夫人以襃寵之夫人益自勵衣服飲食務為儉薄居處嚴潔未嘗下堂雖家人亦罕得見喜誦浮屠書皇祐五年正月癸亥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追封雍國太夫人子男二人從誨從審也女

五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宋宗顏次早亡次以疾廢為比丘尼次適供備庫使姚宗望次適西頭供奉官宋從政孫男十一人世遠世儀皆大將軍世英世堅世及世開世卿世肱皆衛將軍世禕世總世仍皆太子率府率曾孫九人令駔令晃一作晃皆率府率令戈令甲令績一作纉令課令浮令妝令僉皆副率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臨汝侯之墓銘曰

世高勲選賢配進國爵褒行懿加大名由子貴壽考隆

銘不墜

東萊侯夫人平原郡夫人米氏墓誌銘

皇從姪故萊州防禦使東萊侯從恪之夫人曰平原郡夫人米氏贈太子太師承德之曾孫橫海軍節度使信之孫内殿崇班閤門祗候繼豐之女夫人年十七選配東萊侯累封平陽郡君子男六人長曰世安贈左一作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融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次曰世昌右屯衛大將軍次曰世規右監門衛將軍次曰

世猷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早亡次曰世衡贈左武衛大將軍女三人長適左侍禁劉希正次適内殿承制王説次適右侍禁陳宗誨孫男十二人皆諸衛將軍夫人將家子有賢行東萊之亡諸孤尚幼夫人治家訓子皆有法皇祐元年二月癸酉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一追封平原郡夫人權厝於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東萊侯之墓銘曰

門以勲高配以賢求撫孤教善内德以優永揚其懿以

閟諸幽

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

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廷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為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為韓國公從謫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無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

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豊贈右驍衛大将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衛将軍次曰世岳世促世庸一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偓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於韓公之墓銘曰

承夫以順為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李氏墓誌銘

惟右監門衛將軍世堅之配曰李氏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贈中書令隴西郡王繼勲之曽孫崇儀副使守徽之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女惟李氏世為將家功在國史餘烈遺德是生賢女夫人年十有五以選配世堅惟孝與順以事其親以佐其夫惟禮與義以正其躬以全其節歸於世堅也凡若干年而世堅卒無子夫人自誓不嫁宗族敦迫其守益堅凡七年

當皇祐五年六月庚辰以疾卒於寢享年二十有三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於世塋之墓銘曰
婦德之休惟先順柔及其大節有不可奪刻銘幽陰以永芳烈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金堂縣君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餘杭人也曾祖吳越忠懿王俶祖衛州防禦使惟渲父文思副使象輿錢氏自五代以來尊中國效臣順世稱其忠子孫蕃昌至今不衰夫人生於盛族

孝謹勤儉性巧慧喜字畫年十有四以選為右監門衛將軍世準之配封金堂縣君嘉祐二年九月庚子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八子男二人令貜令烜皆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亡女三人皆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

生宜其室殁安其藏銘昭其昧以永不忘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郭氏曾祖恕右千牛衛將軍祖遵式洛苑使父

昭晦一作誨左侍禁夫人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之説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令辟太子右内率府副率餘皆幼未賜名夫人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丁未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三權厝于奉先佛寺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於永安之原銘曰

行之脩學以明德施於内銘告諸冥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誌銘

夫人姓鄭氏曽祖誠贈定國軍節度使祖崇勲贈左屯衛將軍父從範内殿崇班夫人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智封東陽縣君生子男三人長曰令唐太子右内率府副率早卒次未名卒次令祈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夫人為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至和元年八月戊戌以疾卒享年十有九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永安之原銘曰

儉以行其躬孝以事其親以是貽其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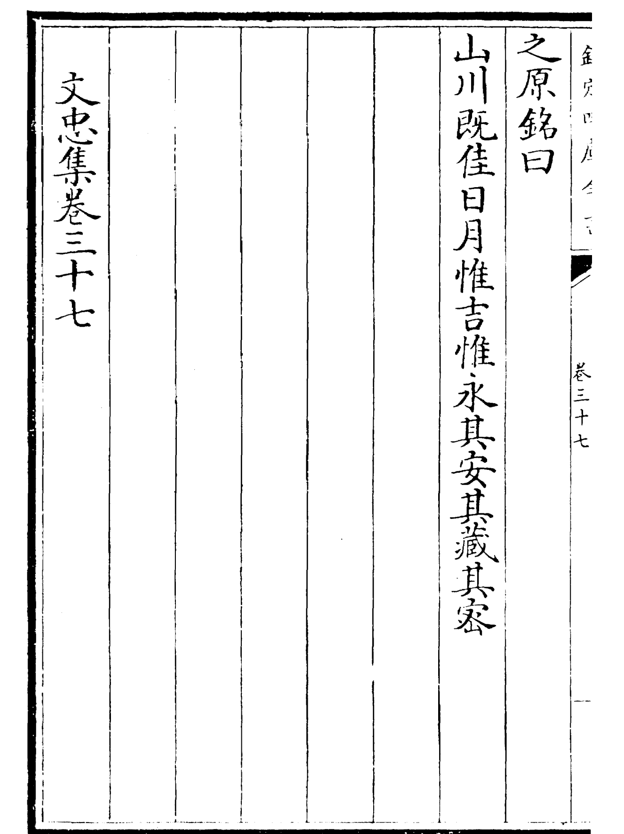
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騫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為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潔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早卒次士䨥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騫之墓銘曰

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此位

右監門衛將軍夫人周氏墓誌銘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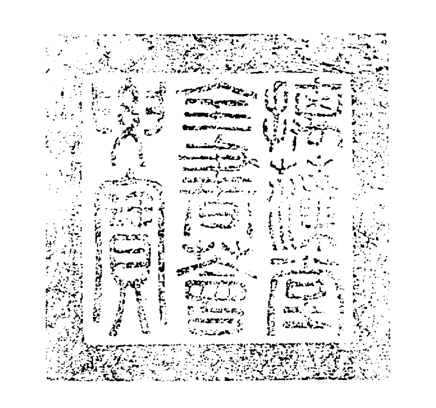
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哲之夫人曰永安縣君周氏曾祖景左領軍衛上將軍累贈尚書令祖瑩天平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父普西染院使夫人以慶歷五年選為監門之配勤孝柔仁克有婦道生一男曰太子右内率府率令偞女三人皆幼夫人以嘉祐二年二月庚午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九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



之原銘曰

山川既佳日月惟吉惟永其安其藏其密

文忠集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　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三十八至四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臣王杰詳校

文忠集卷三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八

行狀二首

尚書户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行狀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皇祖以下始著籍於膠東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初作詩已有動人語今相國李公見之大驚謂公之皇考曰兒有大志宜善視

之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初拜將仕郎將作監丞通判兖州太守諸本作原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一作盡察為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寛獄訟為之不寃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其

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此所謂法出而姦生者邪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天禧二年還京師當召試時大臣有用事者意不悅公居數月不得召久而天子記其姓名趣使召試拜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階再加為宣德郎勳騎都尉主判三司開拆司賜緋衣銀魚遷右正言階朝奉郎勲上

騎都尉今天子即位遷右司諫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益堅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已連黜公歸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而至於此豈宜為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未幾同修起居注又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内銓賜服金紫改三司户部度支二副使轉勲輕車都尉借給事中奉使契丹天聖八年

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會靈宫判官充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賜爵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宦者羅崇勲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叅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勲怒譖之太后遷禮部郎中改龍圖閣直學士出為西京留守是時魯肅簡公方叅知一無此字政事爭之太后前卒不能留以親便求改密州遭歳旱除其公田之租數千石諸本作碩疑頃字訛又請悉除京東民

租弛其鹽禁使民得貿海易食以救其饑東人至今賴之皆曰使吾人百萬口活而不飢者蔡公也徙南京留守進爵侯增邑户五百為一千階朝散大夫召還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判吏部流内詮遷給事中勳護軍增邑五百為千五百户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

止稱太后於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京師有指荆王爲飛語者内侍省得三司小吏鞫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爲京師爲之恐動公以謂繆妄之説起于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安拜樞密副使進爵公增邑户五百爲二千南海蠻酋𤓰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

以為叛蠻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以為蠻去残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内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一無此字）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殺將吏十餘人宜桂以西皆警朝廷頗以為憂景祐元年遷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二年賜號推忠佐理功臣進階正奉大夫勲柱國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

改而北流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壅潰之患而貝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擾議者欲發大軍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搢紳之士倚以為朝廷重三年頻表一有求字解職不許明年遂罷以户部侍郎歸班改賜推誠保德功臣勳上

柱國久之出知頴州寳元二年四月四日以疾卒於官公在頴州聞西方用兵惻然有憂國心自以待罪外邦不得盡其所懷使其弟禀言西事甚詳公之卒故吏朱寀至頴頴之吏民見寀（一有號字）泣（一有拜字）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歴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一有所薦二字）如楊偕郭勸劉隨麗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寛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其蒞官行已出處始終之

大節可考不誣如此謹按贈兵部尚書於今為三品其法當謚敢告有司謹狀

司封員外郎許公行狀

君諱遜字景山世家歙州少仕偽唐為監察御史李氏國除以族北遷獻其文若干篇得召試為汲縣尉冠氏主簿凡主簿二歲縣民七百人詣京師願得君為令遷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數上書論北邉事是時趙普為相四方奏疏不可其意者悉投二甕中甕滿輒出而焚

之未嘗有所肯可獨稱君為能曰其言與我多合又一
歲徙江華令未行轉運使樊知古薦其材拜太僕寺丞
磨勘錢帛粮草監永城和糴知海陵監三歲用監最遷
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監泗州排岸司遷贊善大夫監
永興軍榷貨務遷太常丞知鼎州州雜蠻蛋喜以攻刼
為生少年百餘人私自署為名號常伺夜出掠居人居
人惡之莫敢指君至而歎曰夫政民之庇也威不先去
其惡則惠亦不能及人君政既行盜皆亡入他境約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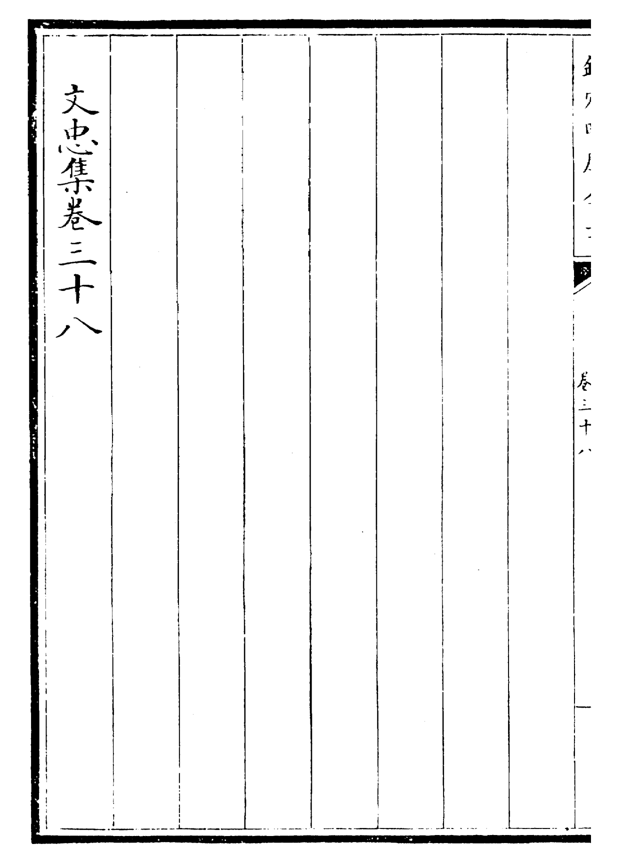
去乃還遷國子博士奉使兩浙江南言茶鹽利害省州縣之役皆稱旨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為君行壊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世之利乃率工徒躬治木石石墜傷其左足君益不懈堰成歳穀大豐得嘉禾十二莖以獻還尚書主客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徙荆湖南路荆湖南接谿洞諸蠻歳出為

州縣患君曰鳥獸可馴况蠻亦人乎乃召其酋豪諭以禍福諸蠻皆以君言為可信訖三歲不以蠻事聞朝廷君罷來朝真宗面稱其能會有司言荆南久不治真宗拜君度支員外郎知府事荆南鈐轄兆路兵馬於荆湖為大府故常用重人至君特選以材用員外郎自君而始明年遷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徙知揚州州居南方之會世之仕宦於南與其死而無歸者皆寓其家於揚州故其子弟雜居民間往往倚權貴恃法得贖出入里巷

為不法至或破亡其家君捕其甚者笞之曰此非吏法乃吾代汝父兄教也子弟羞媿自悔稍就學問為善人風俗大化歲滿在道得疾卒于高郵君少孤事其母兄以孝謹聞常戒其妻事嫂如姑而未嘗敢先其兄食衣雖弊兄不易衣不敢易初違命侯遣其弟朝京師君之故友全一作金一作潘惟岳當從以其家屬託君惟岳果留不返君善撫其家為嫁其女數人李氏國亡君載其家壯歸京師以還惟岳歷官四十年不問家事好學尤喜孫

吳兵法初在偽唐數上書言事得校書郎遂遷御史王師圍金陵李氏大將李雄擁兵數萬留上江陰持兩端李氏患之以謂非君不能召雄君走上江以語動雄雄即聽命已而李氏以蠟書止雄於溧水君曰此非柵兵之地留之必敗乃戒雄曰兵來慎無動待我一夕吾當入白可與公兵俱入城君去王師挑之雄輒出戰果敗死君至收其餘卒千人而去君少慷慨卒能自立於時其孝謹聞於其族其信義著於其友其材能稱於其官

是皆可書以傳謹狀



文忠集卷三十八

文忠集卷三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三十九

記十首

泗州先春亭記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堤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

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髙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壊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賔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嵗漕必廪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

納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以勞三字臨淮水而望西山是嵗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為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葢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為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為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賔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善為政也先時嵗大水州幾溺

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堤為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夷陵縣至喜堂記

峽州治夷陵地濱大江雖(一無此字)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儉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鱅魚、腐鮑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為而至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郛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

必常下乗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匽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以一作茅竹故歲常火災而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一無此字瓦屋者不利𡗝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然歟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增城栅辟南北之街作市門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别竈廩異人畜以變其俗既又命𡗝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勑書樓飾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

其有罪來是邦朱公於其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絜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賔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夷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絶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為吏者多不欲遠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

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夷陵風俗朴野少盜爭（一作少盜事靜）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笋四時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為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一作使後來有考其歲月云爾）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為僭國以險為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

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内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鬬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没不見蹤迹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

之然其為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為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為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為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為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為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豈弟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

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御書閣記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宫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説與天子為書六大字賜而揭焉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白字使藏焉其後登真

大火獨飛白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笈作一

篋以市工材悉復宫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

故人處士任君為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

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

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為之記夫老

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

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併力以為

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

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邪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為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飛化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為常以淡泊無（一無此字）為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慶歷二年八月八日廬陵歐陽

修記

晝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晝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两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

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於巴峽轉而以入於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或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

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飽廩食而安署居追一作遐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一有白鼈二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誠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

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恠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於壁壬午十二月十二日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

多矣而晉人獨畏彦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葢其義

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録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

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子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子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子亦

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

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焉字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

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

之高弟曰顔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

祭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四字

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一有之字）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后）考制度（一作圖記）為俎豆籩篚鐏爵簠簋凡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

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載於此下　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

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

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一無此字濫官於朝一有廷字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

乎其中然子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

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賔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一作城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於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其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而字所在一有自字為敵國者何可勝

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畆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被休養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

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醉翁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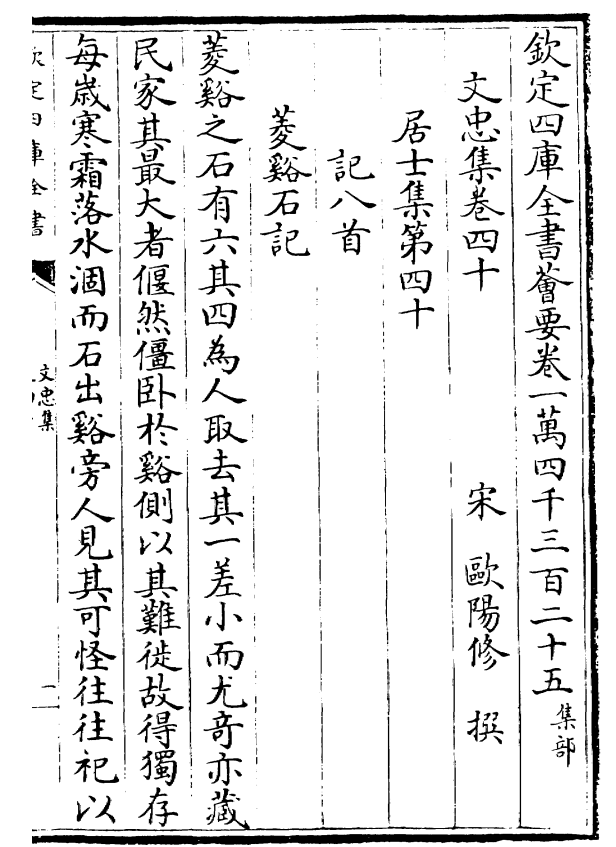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

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一無此字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凋一作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

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絶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一作泉洌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賔懽也蒼顔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賔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

碑有而字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文忠集卷三十九



文忠集卷四十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

記八首

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旁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

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為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黃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一作據淮南淮人為諱其嫌名以荇為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偽一作為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竒異為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

然邪想其陂池臺榭竒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為編民一作氓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此字惜其可愛而一有反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為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竒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勇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

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二字可為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為小園作某亭某堂於其間許君為江浙荆淮湖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

掌能使人樂為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為之六年厥績大著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為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力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為圃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喪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

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於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已子嵗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慼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

悌一有者字著於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一作睹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刑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篤則一作焉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閒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於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子言之可信也慶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廬陵歐

陽修記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嵗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畆而流水横其前清

池浸其右高臺起其(一作超字)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渠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一作上下)其寬閒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一作堰)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

焉凡圖之所載葢其一二之略也若迺升於髙以望江山之逺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賔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一作其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

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廬陵歐陽修記

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一無此五字）或曰浮巢二（一無此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

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録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

李侯以鎮東軍（一無此字）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盖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

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三一作奇

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廬陵歐陽修記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

之乎寛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葢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娱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竒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娱者惟金陵錢塘

然二邦皆僭竊於混世及聖宋受命海内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葢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賔客故

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修記

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

之所同也葢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一有於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

光者葢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冨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旆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甞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葢

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一作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修記

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閲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葢仁宗皇帝之御飛白帛一作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窮於世久矣少不悦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葢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

遺一介之賤_{一作善}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

於外也故山輝如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屬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一有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歐陽修謹記

峴山亭記一本題上有史光禄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隠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

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葢元凱以其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一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甞登兹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兹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

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熈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禄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一無此字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曰光禄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

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熈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文忠集卷四十

文忠集卷四十一

宋　歐陽修　撰

居士集第四十一

序七首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望之嘗一無此字以其名望之一無二字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為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為民信事

行而為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有以為民表也故紘綖一作纓旒冕弁以為首容佩玉玦環以為行容衣裳黼黻一作設色以為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寛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為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於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

一作民弗尊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則字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鄉一作於州閭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於二字一作居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一作輒發於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一作以為

安危如唐之裴丞相(一有若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死)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被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自謂莫及)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為民之表也傳曰其在(一作在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三字一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而勉焉者也今十四字)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志於古視)其絜然脩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為)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宏)

肆而無涯一作不流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一無此十三字是固一無此字能識夫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何字一作信可以朂焉第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一作强為之言以塞請慶歷三年六月日序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

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二字一作僧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

一作臨水望月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之一作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一作若詩辭清絶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槖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

肆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慶歷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廬陵歐陽修序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一作二）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

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閒晏卿甞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一作得待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户十五年士甞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甞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一作有卓卓著一作見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絶

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一作嘗或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世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四字一作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

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一作顯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廬陵歐陽永叔序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沒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棄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

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茍非詳其終始而抵捂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葢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

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己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

之慶歷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

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

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頴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集古録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

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子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粮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籒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

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塜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傳一作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

藏之有巻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葢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槀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録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恠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一本作困厄之時文章已自行于一作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甞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毁而揜蔽一無此字之也凡人

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何如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

于治世世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一無此字）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詞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一無此字）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

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潮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四字一作聖明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

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廬陵歐陽修序

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

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為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一有之字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

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為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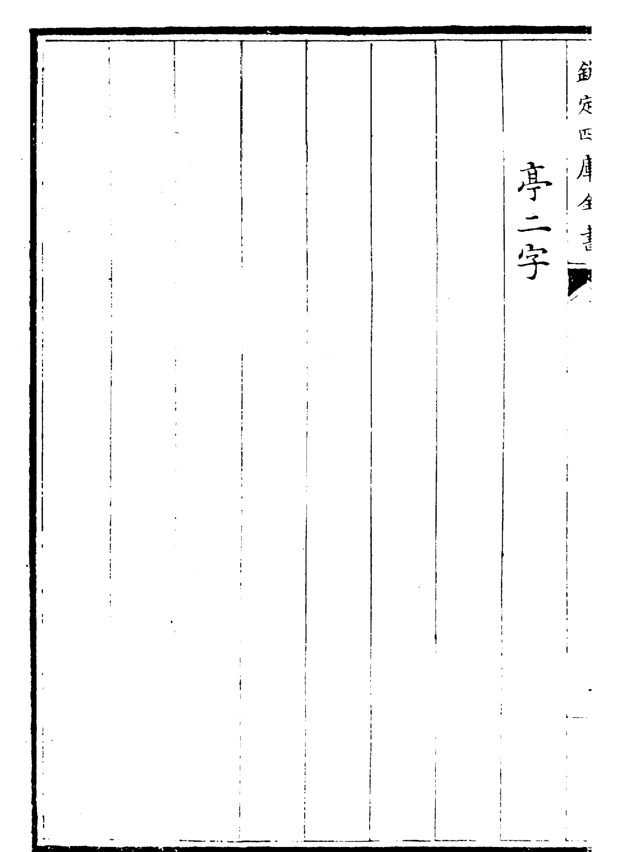
文忠集卷四十一

謹案卷三十九第五頁前一行江出峽始漫為平流按何焯讀書記云漢書地理志夷陵下應劭注夷陵山在西北是夷陵之所以名也歐公乃云峽口之險至此而始平夷此語未確

第十頁後三行非抅牽常算之士可到也刊本常訛常當據唐宋文醇改

卷四十第一頁後一行二行刺史李濆為荇谿記按李濆荇谿新亭記見文苑英華此句疑脫新

亭二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楊　金